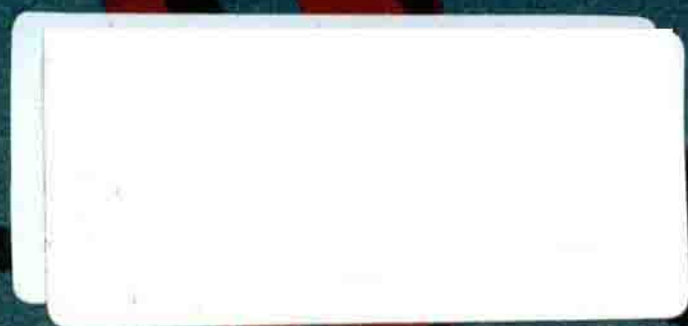


肖像

譯者 魯·若尔果郭



上

部

什麼地方也沒有停留着這許多人，如同在斯周金達浮爾【註】市場的一家畫店前面。這一家小小的畫店裏所陳列着的，自然是許多各種各樣的可驚的東西：大部分是油畫，塗罩着暗綠色的油漆，裝在暗黃色的，假金框裏面。白了樹木的冬天；像反映着火光的血紅的黃昏；拿着煙筒，脫了關節的手臂，不像人，更像穿着衣冠的九面鳥的法蘭德地方的鄉人，——這便是

【註】Seukin-Dvo. 是彼得堡著名的市場。

牠們慣常的內容。對於這個，必須加上一些彫刻的畫像；戴着羊皮帽子的賀茲來夫美爾柴【註一】的肖像，歪着鼻子，戴着三角帽的幾個官長的肖像。此外，在這一家店門邊，常常掛着許許多多出品，印在大張的膠皮紙上，足以證明俄國人的創作的才能的。這一張上有米李克脫呂沙干爾皮脫耶夫娜女皇【註二】，那一張上是耶路撒冷城，用紅的顏色亂塗着屋子和教堂，以及一部分的地和兩個套着大手套，正在祈禱的俄國農民。這些藝術品平常都不大有人購買，只有許許多多看的人。懶惰的僕人已

【註一】 Hozrev-Mrza 係波斯王子，十九世紀初居於俄國。

【註二】 Mil ktrica Kirbitjevna 爲俄國童話中之女皇。

經在牠們面前打呵欠，他從飯館裏給主人提了一筐午飯，主人無疑的將吃不很熱的湯了。和他站在一起的還有披着外套的兵士，販賣一對小刀的有名的市場的騎士，和提着一箱鞋子的奧黑太地方的女骨董家。每一個人都照着自己的樣子在出神：鄉裏人慣用手指去觸摸；兵士們嚴肅地望着；童僕和學徒們笑着，指着滑稽畫互相譏笑着；穿着羊毛外衣的老年的僕人們在那裏望着，只是要閒散地度過一些時光；女骨董家，年青的俄國女人們急忙地走上去傾聽着人們說的什麼，和觀察人們觀望着什麼。

這時，年青的畫家嘉爾鐵柯夫走過這一家店前，無心地站住了。破舊的大衣和難看的衣服表示出他是一個盡力於他的工

作的人，他沒有工夫去注意在年青的人隨時有着神秘的誘惑性的自己的服裝。他站住在店前，暗地裏笑了起來，對於這些醜陋的圖畫。最後他不禁深思起來：他默想着誰需要這些出品。俄國人民喜歡看耶路斯倫拉柴來維琪的畫片，食鬼和酒鬼的畫片，妥瑪瑣和耶來米奧『註』的畫片，在他不覺得驚異，因為那些人物在俄國人民原是很熟識而且瞭解的；但這些彩色的，污穢的，劣等的圖畫的購者在那裏呢？誰需要這些法蘭德地方的鄉人，這些紅的和藍的風景呢？這些畫外面表示着有高一等的藝術的要求，然而暗中却顯露了最深刻的庸凡。牠們好像並不

『註』這些都是俄國童話中的人物。

是兒童的自修的作品；否則，雖然完全帶着無意義的滑稽，也會顯出真正的熱誠。但在這裏所看見的，只是呆鈍的，無力的，萎衰的淺薄，這低等的淺薄的技術現在却衝進了藝術的隊伍中，獲得了一般人的嗜好，把牠的技術帶進了藝術的本身裏。這些相同的顏色，這相同的筆法，這相同的手法，與其說是屬於人的不如說屬於粗糙的機器！……

他在這些使人嘔吐的圖畫前站了許久，最後甚至不再想了。這時，星期日以後沒有剃過鬚鬚的，穿着大衣的灰色的店主人，已經對着他說了許久的話。他不曉得他喜歡什麼，需要什麼，他只是不息的講着貨物和定價。「這些鄉人的像和這幅小小的風景畫，我只要一張白色的鈔票【註】。多麼美麗的圖

畫！牠們真的動人眼目！是由交易所裏取來的，——油漆還沒有乾呢。或者是這一幅冬天，——拿了去吧！十五個盧布！單是框子就值這些錢！呵，什麼樣的冬天！」店主人用手指輕輕地敲着網布，顯然是想人家知道冬天的所有的品質。「你願意統統紮起來，拿到你家裏去嗎？府上在那裏？喂，孩子！拿一根繩子來！」

「等一等吧，好朋友！不要這樣快」，畫家醒悟了過來，說；他看見這個活潑的商人並不是開玩笑，已經真的開始要網紮那些圖畫了。他覺得有點慚愧，倘若他什麼也不買，在店裏

【註】那時俄國的二十五個盧布的鈔票是白色的。

站了這許久，因此他說：「等一等吧，讓我再看一會，也許我會在這裏找到一點東西的。」他低下頭，開始在地板上拿那些雜亂地堆積着的，揩擦過了的，滿是灰塵的，顯然不會得到什麼人喜歡的舊畫。那中間有着古人的肖像，這些古人的後裔現在一定是在這全世界絕了跡的；有着綢布已經撕破了的極不出名的圖片；有着褪了金漆的框子；一句話——各種各樣的破舊的垃圾。但是畫家却開始一一細看起來，一面暗自想着：「也許會發現一種東西的。」他會經常聽見一些故事，說在骨董家那裏，在垃圾堆中間，有時發見了大畫家的作品。

店主人看見他往那裏轉過身去，便丟開了他，又顯出他的平時的態度，泰然自若地站在門邊，招呼着過路的人們，一隻

手指着店鋪給他們看：「這裏來，先生！畫呢！進來，進來！是由交易所裏取來的。」他叫了許久，多半是沒有結果；和站在他店門邊的一個賣舊衣服的人閒談夠了，最後他記起了他店裏還有一個買主，便轉過背，走了進來。「唔，先生，你選了什麼嗎？」但畫家已經不動地在一幅肖像前站了許久；牠裝在極大的，以前是華麗的框子裏，那上面的塗金的痕跡現在幾乎沒有什麼光了。

那是一個老人，有着青銅色的，消瘦的面孔，突出的顴骨；這面貌好像是在癱瘓的時候畫的，表現着的不是北方的力：面貌中印記着火焰的南方。他披着寬大的亞洲人的服裝。這蒙着灰塵的肖像雖然有了毀損，但畫家把面上的灰塵拂去了。

以後，却看見了偉大的藝術家的工作的記號。那肖像顯然是沒有完工，——然而筆力却是驚人的。最奇特的是兩隻眼睛：畫這幅肖像的人好像爲了這兩隻眼睛，用去了他的所有的筆力和他的所有的心力。牠們只是望着，從肖像裏望着，奇異的敏活有點打破了肖像的和諧。當他把這肖像拿近門邊時，那兩隻眼睛愈加強烈地望着了。對於站在外面的人們，幾乎也給了相同的印象。站在他後背的一個女人叫了起來：「他望着，他望着呢！」倒退了開去。他感覺到了一種不快，莫明其妙的不快，把肖像豎在地板上。

「怎麼樣？你把這肖像拿去嗎？」店主人說。

「什麼價錢？」畫家問。

「呵，不貴！七十五個戈比！」

「不。」

「唔，你給多少呢？」

「二十個戈比，」畫家說，預備走了。

「喂，喂，你想出了什麼樣的價錢！二十個戈比，單買框子也買不到！顯然，你想明天來買了……先生，先生，回來！至少再加十個戈比吧！唔，拿去，拿去，——給我二十個戈比，

真的，——只爲了頭一次生意，——因爲你是今天第一個顧客。」隨後他做了一個手勢，彷彿說：「就是這樣吧，——該死的畫！」

嘉爾鐵柯夫就是這樣的無心地買了一幅舊的肖像，同時默想着：「做什麼我要買了牠呢？做什麼我需要牠呢？」但是已

沒有什麼辦法了。他從衣袋裏摸出了二十個戈比，交給了店主，挾着走了。在路上，他記起了這交給店主人的二十個戈比已是他最後的錢。他的思想突然陰暗起來；煩惱和無情的空虛同時圍繞了他。『魔鬼取去！萬惡的世界！』他含着俄國人的情緒說，當他們的事情弄糟了的時候。幾乎毫無思索地，對於一切都沒有什麼感覺的，他急速地走着。晚霞的紫色的光還在半天上；朝着這邊的屋子還有一點被這光照映着；同時寒冷的青白的月光已經漸漸強烈了起來。屋子和行路人的脚在地上落下了尾巴似的朦朧的可愛的影子。畫家已經漸漸注意那爲透明的，微妙的糊模的光所映照的天空起來，幾乎是同時的，從他的口裏出來了一些語言：『多麼可愛的顏色！』和『苦惱，』

魔鬼取了牠去！」他把那在臂下不息地溜滑着的肖像夾緊了，加速了他的脚步。

疲乏而又流着汗，他最後到了伐西里島的第十五行【註】的家裏。他困難地竭力地喘着氣，走上了潑着污水和點綴着貓犬的脚印的步梯。他敲着門，得不到什麼回答：僕人不在家裏。他靠在窗邊，預備耐心等候時，一個穿着藍色襯衣的大孩子的脚步聲終於在他後面響了起來。這大孩子是他的助手，模特兒，擦顏色的工人，掃地板的僕人，同時又是用他的靴子使地

【註】伐西里島爲彼得堡的一部分，大學，科醫院以及美術院等多在這裏；這裏的街

道都叫做「行」。

板齷齪的人。這孩子叫做尼干太，整天在大門口，當他的主人不在家裏的時候。尼干太用鑰匙開了許久，鎖眼已黑暗得一點也看不見。最後門開了。嘉爾鐵柯夫走進了前房；那裏非常的寒冷，如同在其他的畫家那裏似的，但他們毫不注意這個。他沒有把大衣交給尼干太，便一直走進了他的畫室。那是一間大而矮的四方的房子，有着冰凍的窗子，房子裏滿是各種各樣藝術家的垃圾：幾塊石膏的手，用布蓋着的框子，開始了一點而又丟却的漫畫，掛在椅子上的畫布。他已經很疲乏，脫下了大衣，高興地把拿來的肖像豎在兩塊小小的布中間，便坐倒在一個狹窄的榻上。關於這個榻，已經不能說牠是蒙着皮的，因為釘着牠的一排小銅釘久已離開了皮，皮也在上面離開了釘子，

尼干太因此常常把一些醜醜的襪子，襯衣以及沒有洗過的衣服塞在皮的下面。在這狹窄的榻上坐了許久，躺了許久，他最後問洋燭了。

「洋燭沒有了」，尼干太說。

「怎麼沒有了？」

「昨天就沒有了」，尼干太回答說。

畫家記起了牠昨天的確就沒有了；他安靜了下來，靜默着。他脫了衣服，穿上了用得很舊很舊的睡衣。

「又是那事情，」房東又來過了，」尼干太說。

「唔，他來要錢吧？我知道的，」畫家說，揮了一揮手。

「他不是一個人來的，」尼干太說。